

# 岳西：云中的胜境

陈世旭

纯为山区的岳西，浮于云中。平均海拔六百米，最高海拔一千七百多米，千米以上山峰六十九座，俗称“八山一水半分田，半分道路和庄园”。地连吴楚，水分江淮，风物茂盛，民风质朴，山川清华。

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大地，纵横着三山一河。

司空山，渊源于周，开发于汉，盛极于唐。一峰玉立，直指云天。极目天地，气象万千。山间云雾缭绕，晨钟暮鼓回旋。曾几何时僧尼云集，香客塞道。

明堂山，与天柱山分称“母皖山”和“公皖山”。峰峦婀娜不失伟岸，峭壁惊险不失亲和。青松岭松奇，葫芦河水秀，月亮崖婉约，古井庵幽深，杜鹃花开映山红；汤池温泉、天堂湖泊、鹭河峡谷、法云古刹、响肠老街……翻不完的山水文章。

妙道山，林海云海相交融，苍松参天，绿云迷壑，松涛怒吼，

名家新作

山摇地动；丽日下瀑泉淙淙，鸟音悠悠。孤塔凌霄前石狮啸月，雨后晶帘中仙人下凡，石镜天生、紫柳千年是华夏一绝。

天山河，蜿蜒二十余公里，直达天柱山麓。古竹排，新排客，越激流，过险滩，两岸青山相对出，田园阡陌次第开。

鹤落坪，天然物种基因库。千米高峰如林立，原始林和原始次生林莽莽苍苍，珍禽异兽原麝、大鲵、娃娃鱼跃然其中；五针松、香果树、多枝杜鹃妖烧在溪潭飞瀑。

我在三山一河之间流连，驰骋悠远的想象。

想象当年的九庵四寺，僧房数千间；想象宗教的祖师，三代传衣钵；想象历朝骚人墨客纷至沓来，登高参禅，寻访仙踪，遍题诗刻；想象伟大的诗人，曾经在这里隐居。

李白！  
断崖如刀削，山风的光亮划破青绿。云河从天来，白云流满了川谷。五

饰几案上的红色文字，世俗的眼睛不可以阅读，引身直上青霄，任松风拂过双足（李白《题舒州司空山瀑布》）。

北岭松风、南崖飞瀑、司空佛光、乌牛古石……气势磅礴的山云，翻卷着诗人无边的思绪：

歌者吹律以咏八风，南方的音乐总是渐渐消失。圣人满腹经纶，豪杰闻鸡起舞，怀抱匡扶天下的雄心，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。曾经壮怀激烈的诗人，沿着皖河的流水饱览潜山的风光。

高峻的司空山，山半有洗马池，古司空原上的宗教道场，与天柱山的三祖寺遥遥相邻。雪晴时这里可映照万里外的月光，云开时这里会吹来九江城的春风；相风水以定宅地，择十分佳处，筑屋定居。千丈晴虹，十里翠屏，青山意气峥嵘，为君妩媚生。酒圣诗豪，解颜教花鸟，前歌后舞，更催云水，暮送朝迎。

金鼎炼就的仙丹，使容貌新鲜永运年轻；长生不老的妙术，保持了性

情的真实自然。可以驾驭太阳去蓝天遨游，可以攀摘星星到银河嬉戏。跟随神仙徜徉于云雾，成为天上官阙长年的宾客（李白《游地司空原言怀》）。

少年就仗剑出门，走过了万水千山。自谓楚狂人，风歌笑孔丘。浩叹过蜀道难，震撼于黄河水，斗酒三百篇，天子呼来不上船。被世人惊为谪仙，成为朝堂故事的主角。多少次抽刀断水，多少次借酒消愁，几乎走到人生的尽头，知道了散发弄扁舟，知道了只有最好的山水，才能安放不羁的灵魂。

太白书堂后的石壁，凝固了诗仙的踪迹。

一样的诗风飘逸放旷，一样的想象海阔天空，一样的语言流转自然，一样的音律和谐多变，一样的诗仙才有的瑰玮绚烂，一样是盛唐诗歌艺术的巅峰。

这是岳西之幸。  
这是李白之幸。  
岳西，云中的胜境。

# 晨露中的一抹彩虹

刘俊

十一月二十日中午，随意翻开微信“鲁二期群”，最后一行是同学张懿翎发的信息：“咱们班最小的女同学走了，痛心。”心里一紧，顾不得多想，赶忙往上翻看，居然看到的是徐虹的名字！我的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！噩耗是徐虹的家人用她的微信发布出来的，时间为中午一点十分，十九分被四川南充的同学曹雷读到，发到“鲁二期群”里求核实。由不相信，到震惊，惋惜，哀恸……群里即刻悲声一片。

徐虹，地道的北京姑娘，在《中国青年报·文化周刊》任职多年。二〇〇三年，我们一起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第二期高研班。那时的她也就三十出头吧，年龄虽小，但是已经发表了许多作品，是班上公认的才女。她看上去很文静，甚至有些怯怯的样子，其实内心很喜欢热闹，常常参加一些聚会活动，知道了还招呼好友去她家里聚会。记不清是在鲁院学习的时候，还是结业之后，有一天晚上她开车，带着我们几个同学去了十三陵水库。正值冬天，车里人多，挡风玻璃上全是呼出的哈气。看不清前面的路，她很着急，不停地喊着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同学帮她擦玻璃。那时的她也许是刚学会开车吧，连空调除雾都不知道，就敢带着我们夜闯十三陵。鲁院结业之后，大家各奔西东，十多年来，我和她倒是一直保持着联系。

徐虹是一个工作认真且有想法、肯做事的人。二〇〇六年，我在《阳光》杂志任主编，她来找我，说看看她负责的《中国青年报·文化周刊》和《阳光》能不能搞点活动，后来和中国煤矿作协主席刘庆邦、《阳光》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徐迅一起策划，就有了“中国作家看煤矿”活动。第一届活动在河南义马煤业集团举办，参加活动的作家、评论家、编辑家大多是徐虹负责联系的，其中有北京大学教授、著名评论家张颐武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著名评论家陈福民、《小说选刊》杂志常务副主编冯凤璞、笑傲深山不知愁。

初冬油茶花香浓，馥郁芬芳迎客来。行走在茁壮的油茶树丛里，轻轻地抚摸花瓣，就像抚摸婴孩的脸，嫩得经不起两个指头拿捏，却经得起寒风蹂躏，笑傲深山不知愁。

站在山顶眺望，眼前是一幅雾霭迷蒙的水墨画。我的导游是洪山镇党委书记，他用手指着远山近树，讲述着油茶树的来历和故事，每一棵树都记得他的足迹。我们不约而同地在写着“贫困母亲肖自香油茶种植区”的牌子前驻足，“这是一位不寻常的母亲，她用女人的柔韧和勤劳打破了贫困，她种油茶有了稳定的收入，今年全家脱贫了。”镇党委书记边说边竖起大拇指。

我的眼前，浮现出肖妈妈瘦削的身子，高举锄头，披星戴月，躬耕于地，阳光下有她的身影，雨雾中有她的身影，通向茶园的那条弯弯的小路，她一年要走一千个来回，才换来这洁白如雪的油茶花，换来全家人的衣食温饱，换来求学生的琅琅书声。油茶香了，肖妈妈老了，日子甜了。

油茶树喝的是富硒水，享受阳光雨露，花香可人。花谢后，就会长出油茶果，榨出的油胜过菜籽油，是食用油中的极品。

我用心捕捉着油茶树的美，吮到一种来自生命的芳香，遗憾的是，因为下雨，我未能前去拜访这位质朴的雨露，我是在满园茶树丛中，仿佛已看到了她。

她一共有二十七张存折，把密码逐一交代给了我。母亲握住我的手说：“娃儿，你不要那么熬夜写东西了，有病给你存钱呢！”我一把握住瘦小的母亲，哭了。那一年我买房缺钱，那天黄昏，父亲和母亲来到我家，把裹着的报纸哗啦一下摊开，是十万元现金。我感觉得到今住的这所房子，每一块砖都传递着父母无私的爱。

朋友老车，是一个事业有成的老板，他的母亲在七十九岁那年患上了老年痴呆，认不得儿子了，有时还迷糊地问：“你是哪个呀？”去年老车的母亲去世了。在病床上，老母亲去世前几天的一个下午，突然艰难地撑起身子，把杯里的七张存折交给了儿子。那是老母亲给五十三岁的儿子留下的最后遗产，是平时儿孙们给老人的零花钱，老母亲舍不得花，去银行都给攒上了。她放心不下的，依然是儿子。老母亲像一颗彗星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光，穿过茫茫黑洞，回光返照般地清醒过来，七张存折，是七颗星星，照亮了永恒的母亲天空。

天下还有多少这样的老爸老妈，一生节俭辛苦，终身操劳，舍不得花钱，却一点一滴地为儿女默默付出着。

生命之悟

# 老家的树

温洁

回了趟老家，拜访了几棵树。

老家洪山镇，隐藏在秦巴山的褶皱深处，栖息在凤凰山下，地处陕西安康汉滨区西南角，因洪家山而得名。

老家树多。山上有树，地里有树，房前有树，屋后也有树。山上有树，就有了灵气。树长在山上，就有了依靠。山上栽有桑树、茶树、板栗树、核桃树，也有野生的栎树、桦树、枫树、杉树。树让山峦生机，山峦举树壮阔。回去，远远看到树了，就知道是到家了。

一棵菩提

菩提如盖百岁余，欣然静立庭院中。密密麻麻的墨绿叶子，层层叠叠，堆积在枝干上，犹如一把大伞，尽力伸向远方。院子四周被简单的厂棚包围着，院内堆放着刚刚收割的甜秆儿。

树下坐着一位老人，银丝蘸着岁月的风霜，紧贴在她的头顶，从她的红毛线帽缝隙里钻出来，是那么刺眼。她的胸前系着酒红色围裙，手腕上戴着铁红色袖套，右手挥舞着镰刀，正在削甜秆儿的叶子。

她叫余用香，今年七十八岁了，羸弱的脊背自然地靠着红漆木椅的靠背。周围满是甜秆儿，未削的甜秆儿毛毛糙糙的，堆在她的右手边；已削的甜秆儿光滑溜溜的，堆在她的左手边；那些半黄半绿的叶子，轻轻地有节奏地从镰刀口落下，落在她的椅子周围。

初冬的小雨夹杂着稀疏的雪花飘落下来，老奶奶坐在菩提树下，神情专注于她的工作，我本不想打扰她，可还是轻轻走近她：“奶奶，忙着哩！”

老奶奶眯着眼睛说：“不忙啊！”与老奶奶交谈，拉开了老家人的话匣子。“做梦都没想到，老了还可以在门口挣钱。每天挣七八十块，

乡村情感

用起来大方！在这里，我们老人互相做伴，一起劳动、吃饭、聊天，很高兴哦！”

几只麻雀，从老奶奶的头顶飞过，“叽叽，叽叽”地叫着，我仰起头，目光随之移动。瞬间，麻雀精灵般消失在山影之中。

她的身边还有好几个老人，她们都在削甜秆儿。毛糙的甜秆儿一点点变得光滑，在菩提周围，泛着光芒，成为酿酒的原料。

这个院子大门口，竖着一块牌子，上写安康市汉滨区洪山镇康曲酒坊。酒坊很年轻，才三五岁，专为脱贫致富所建。酒坊的主人也很年轻，姓张，本村人。

看着眼前一个个正在煮料的铜色陶鼎，一个个正在发酵的原木色大口鼎，一排排贮酒的铜色陶瓮，一滴滴散发着热气的醇酒，让我一阵惊叹。那些甜秆儿就这样变成了“洪山小烧”，醉了山野，也醉了风月。

“洪山小烧”闻名遐迩，如今已成小镇名片。到洪山，没喝过“洪山小烧”，怎能说到过洪山呢？小烧年产二十多万斤，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各地。洪山籍人在城里小聚，酒必上“洪山小烧”，那喝的是乡情啊。

斜风细雨携裹着“小烧”的香气弥散，慕名而来的客人真不少。他们跋山涉水，或调研，或参观，或采风，是来这里赏菩提树，也是品甜秆儿酒。

两棵柏树

凤凰山下双柏村。这两棵古柏树，在一棵堰河畔立了七百六十多年。一棵高三十米，树围五米，另一棵高二十三米，树围五点四米。枝繁叶茂，五个大小伙子都围不住，已载入汉滨古树名录。

这里海拔相对较高，土质坚硬，草木稀疏，两棵古柏是村民引以为豪

的大树，是凤凰山的招牌。树干粗壮，像临近分娩的孕妇，肚皮撑得即将裂开一般，包含着母亲幸福的期待。一抬腿，都是生命的灵动；一伸手，都是亲热的感觉。

走近双柏树，得穿越一个门楼，高约一点八米，宽约一米。几片黑瓦依然遮挡着门楼的墙壁，青砖早已失去了光泽。门楣上写着繁体的“双柏小学”，白色的排笔字，笔画粗拙，但清晰可辨。

几十年前，一位回族女知青下乡来这里当老师，一晃，就把整个人生留在这里，哺育了双柏村一代代读书人。她自己种菜，拾柴烧火，生火做饭、取暖。每当村上炊烟散去，小学校炊烟才升起，全村人都晓得，村校的老师才烧上锅哩。

一九九二年十月，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。那年十一月，她受邀来校给我们讲党的故事，一条长长的草绳和红纸黑字制作的横幅，赫然写着“热烈欢迎十四大代表镇东同志来我校作报告”。

她的故事很简单，就是爱孩子，爱学校，爱双柏树。

她的故事很简单，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。夏天，需要忍受蛇一次次爬到床上的恐惧；冬天，河水结冰，靠柴火烤红薯填饱肚子；黑夜各种动物的叫声，都是她最好的陪伴；寒暑假走几十里山路，才能乘车回家；把每个学生当自己的孩子去爱，帮助他们走出大山。就这样，我也从村小走出，做了一名老师。

仰望着苍劲挺拔的双柏树，耳边响起田震唱的那首歌——《好大一棵树》，群山合唱，风打节拍，我的热泪涌出眼眶。

万亩油茶

一树树油茶横七竖八地从或平

数过。去年有一次母亲去取钱，却突然回忘了密码，母亲急得团团转，她焦急地问工作人员：“存折上的钱是不是就取不出来了，成了银行的了？”工作人员耐心地向她解释，母亲很感激，还买了一盒饼干要送给工作人员，她们笑着婉拒了。

小时候我随母亲去赶集，去卖刚从鸡窝里拿出的还带着体温的鸡蛋、新出的大米和滴着露水的新鲜蔬菜瓜果。卖完后，母亲就赶紧赶到乡上信用社，把钱一张张数好，交给工作人员，然后把存折小心地放进裤腰缠着的裤袋里。走几步，母亲就往裤袋里摸一摸，生怕丢了。那时我家养着一条凶猛的大黑狗，帮我家守护着母亲的存折、柜子里的谷子，还有灶台上挂着的黑黢黢的老腊肉……母亲用积攒下来的钱，支撑起艰辛日子里一家人的生活。

母亲心里装着一把随时拨打的老算盘。三年前，邻居一位老人突然发现了一九八七年的存折，母亲查阅了历年来的银行利率，准确地帮他算出了那笔钱的利息。

前年的一天，母亲患急性胃炎住院，我去医院看她，趁我转身，母亲突然拔掉了输液管大声说：“我的病好了，不输了不输了。”母亲拿出一个记账的小本子摩挲着，郑重地告诉我，

# 攒钱的母亲

李晓

十八年前的秋天，一辆小货车载着瓦缸、泡菜坛子、棉絮、镰刀这些老家当，母亲随父亲来城里居住了。

进城后，父亲有退休工资，母亲最高兴的事就是到银行存钱。母亲的睡眠极少，白天盼黑夜，黑夜等天亮。有一次父亲对我说，你妈是个守财奴，有时半夜起来捧着存折数，再塞进她认为秘密的角落。其实父亲也是一个节约的人，有次他光着膀子在阳台吹风，母亲大声喊他：“老头子，你犯病了啊，不怕吹感冒了么？”父亲竟振振有辞地说：“感冒了没啥子，去年买的感冒药还在柜子里，正好把它吃了。”有次父亲吃了过期药，还进了医院。有时我们去外面吃饭，父亲总是最后一个离开，总要习惯性地巡视一下餐桌，看还有啥残羹剩汤可打包回家。

离家不远，穿过一条老巷子，再拐上大街，在几棵粗大的梧桐树的斑驳光影下，就能看到一家银行。母亲总爱来这里，工作人员每次见到她，就亲热地喊：奶奶，您来存钱啊。母亲也笑眯眯地回答：是啊，把钱放在你们这里最踏实。

母亲存折密码的设置很神秘。有时，她是以当年村里那一坡石梯的阶梯数为准，或者再加上水井湾有多少棵松树，那些松树她都仔细地一一



画说王道 王家文 吉建芳 绘